

秦牧
散文精选

当代
中国

散文
八大家



季羨林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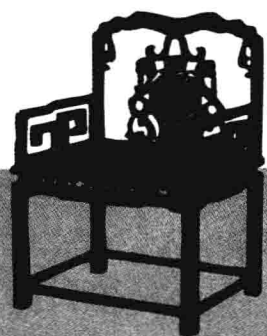
花街十里

上

海天出版社



秦牧散文精选



花街十里^上

■ 饶芑子 选 编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街十里：秦牧散文精选/秦牧著；饶芃子编．
—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1.5

(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/季羨林主编)

ISBN 7—80654—269—8

I. 花… II. ①秦…②饶… III. 散文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9470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：于志斌 林星海

封面设计：李萌 责任技编：钟愉琼

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

开本：650×970 1/16 印张：27

ISBN：7—80654—269—8

定价：108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(图书馆配专供)



秦 牧

秦牧，原名林觉夫，1919年出生于香港，原籍广东澄海。

平生著作60余种，尤以散文著称，在国内
外具有广泛影响。作品录入《秦牧全集》10卷
本等。

漫谈散文

(代总序)

季羡林

对于散文，我有偏爱，又有偏见。为什么有偏爱呢？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，散文最能得心应手，灵活圆通。而偏见又何来呢？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。

我没有读过《文学概论》一类的书籍，我不知道，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。我个人觉得，“散文”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。最广义的散文，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。再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，不用四六体的文体。更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随笔、小品文、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。英文称这为 essay, familiar essay, 法文叫 essai, 德文是 Essay, 显然是一个字。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。查一查字典，译法有多种。法国蒙田的 Essai, 中国译为“随笔”，英国的 familiar essay 译为“散文”或“随笔”，或“小品文”。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，过去则多称之为“小品”。我堕入了五里雾中。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这个名，我正不了。我只好“王顾左

右而言他”。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，这决不是“王婆卖瓜”，是必须承认的事实，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，情况也有分歧。英国散文名家辈出，灿若列星。德国则相形见绌，散文家寥若晨星。印度古代，说理的散文是有的，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。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。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？我一时还说不清楚，只能说，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。再进一步，我就穷辞了。

这且不去管它，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，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。“五四”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在文学范围内，改文言为白话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七十多年以来，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但是，据我个人的看法，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。小说，包括长篇、中篇和短篇，以及戏剧，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。这是福？是祸？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，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。戏剧亦然，不必具论。至于新诗，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。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。既然叫诗，则必有诗的形式，否则可另立专名，何必叫诗？在专家们眼中，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，太平淡低下了。然而我却认为，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。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“只堪自怡悦”，对于我却是“只等秋风过耳边”了。

这些先不去讲它，只谈散文。简短截说，我认为“五四”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。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。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。于是作者如林，佳作如云，有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，并非罕事，实如家常

便饭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，或抒情，或叙事，稍有文采，便成佳作。窃以为，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，良有以也。

但是，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？有的。或者甚至可以说，还不少。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，说什么：“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‘散’字。”“散”字，松松散散之谓也。又有人说：“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‘随’字。”“随”者，随随便便之谓也。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：写散文随笔，可以随便写来，愿意怎样写，就怎样写。愿意下笔就下笔；愿意收住就收住。不用构思，不用推敲。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，想弄点新鲜花样，但由于腹笥贫瘠，读书不多，于是就生造词汇，生造句法，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。结果往往是，虽然自我感觉良好，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，奈之何哉！读这样的散文，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咽不下，进退两难，啼笑皆非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，正相反，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。我回天无力，只有徒唤奈何了。

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也并不困难。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想走捷径，总想少劳多获，甚至不劳而获。中国古代的散文，他们读得不多，甚至可能并不读；外国的优秀散文，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，露一两手。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。

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，又几次说到“优秀的散文”，我的用意何在呢？偏见就在“优秀”二字上。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，不是最广义的散文，也不是“再窄狭一点”的散文，而是“更窄狭一点”的那一种。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内，我还有更更窄狭的偏见。我认为，散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，这

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：真，就是真实，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；情，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。即使是叙事文，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，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。《史记》中许多《列传》，本来都是叙事的，但是，在字里行间，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，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苏东坡的《范增论》、《留侯论》等等，虽似无情可抒，然而却文采斐然，情即蕴涵其中，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。

这样的散文精品，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。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。^a每一背诵，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，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。如饮佳茗，香留舌本；如对良友，意寄胸中。如果真有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话，我即是也。从高中直到大学，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，文字不同，心态各异。但是，仔细玩味，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：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，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；娓娓动听，逸趣横生；读罢掩卷，韵味无穷。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。

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，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。虽然笼统称之为“百花齐放”，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。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，各有自己的风格，合在一起看，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，给“五四”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，冰心的灵秀玲珑，朱自清的淳朴淡泊，沈从文的轻灵美妙，杨朔的镂金错彩，丰子恺的厚重平实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至于其余诸家，各有千秋，我不敢赞一词矣。

统观古今中外各家的散文或随笔，既不见“散”，也不见“随”。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，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。蒙田的《随笔》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，我个人认为，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蒙田是极其深刻的；但在艺术性方面，他

却是不足法的。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。

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，我发现，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，没有哪一个是“散”的，是“随”的。正相反，他们大都是在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，简练揣摩，煞费苦心，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，狠下工夫。文章写成后，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，自然天成，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。空口无凭，有文为证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是流传千古的名篇。脍炙人口，无人不晓。通篇用“也”字句，其苦心经营之迹，昭然可见。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，我现在不再列举，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。

在文章的结构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。在这一点上，诗文皆然，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。而且我相信，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。要举例子，那真是不胜枚举。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。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开头几句话是：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”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，原稿并没有。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，把原稿派人送走。但他突然心血来潮，觉得还不够妥善，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，把原稿追了回来，加上了这几句话，然后再送走，心里才得到了安宁。由此可见，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。从这一件小事中，后代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。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。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，有笼罩全篇的力量，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，有如高屋建瓴，再读下去，就一泻千里了。文章开头之重要，焉能小视哉！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不能篇篇如此。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，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。有的提纲挈领，如韩愈《原道》之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

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”有的平缓，如柳宗元的《小石城山记》之“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。”有的陡峭，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”类型还多得很，不可能，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。读者如能仔细观察，仔细玩味，必有所得，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

谈到结尾，姑以诗为例，因为在诗歌中，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。杜甫的《望岳》最后两句是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钱起的《赋得湘灵鼓瑟》的最终两句是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杜甫的《缚鸡行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鸡虫得失无了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。诗文相通，散文的例子，读者可以自己体会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并不难理解。在中国古代，抒情的文或诗，都贵在含蓄，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如食橄榄，贵在留有余味，在文章结尾处，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，带向缥缈，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。我不敢说，每一篇文章，每一首诗，都是这样。但，文章之作，其道多端；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我上面讲的情况，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，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。

“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？”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。我敬谨答曰：“是的，亲爱的先生！我正是在讲八股，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。”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，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。从内容上来看，它是“代圣人立言”，陈腐枯燥，在所难免。这是毫不足法的。但是，从布局结构上来看，却颇有可取之处。它讲究逻辑，要求均衡，避免重复，禁绝拖拉。这是它的优点。有人讲，清代桐城派的文章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在结构布局方面，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。这个意见极有见地。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

一些散文作家——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——学一点八股文，会对他们有好处的。

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，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。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，告诫大家：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“难于上青天”，但也决非轻而易举，应当经过一番磨炼，下过一番苦工，才能有所成，决不可掉以轻心，率尔操觚。

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，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，篇篇风格不同。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，我决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仅就我个人而论，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，流利而不油滑，庄重而不板滞，典雅而不雕琢。我还认为，散文最忌平板。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，写得规规矩矩，没有任何语法错误，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。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，是好的教材资料，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。我个人觉得，文学最忌单调平板，必须有波涛起伏，曲折幽隐，才能有味。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，外国句法；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，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，以避免平淡无味。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，围绕着一个主旋律，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；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，形式稍加改变，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，在跌宕中见均衡，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，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。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，再充之以真情实感，必能感人至深，这是我坚定的信念。

我知道，我这种意见决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。风格如人，各人有各人的风格，决不能强求统一。因此我才说：这是我的偏见。说“偏见”，是代他人立言。代他人立言，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。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，否则我决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

来论证。我相信，大千世界，文章林林总总，争鸣何止百家！如蒙海涵，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，则我必将感激涕零之至矣。

前言：敞亮的情感空间

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就是秦牧散文忠实的读者，他曾经是那个时代许多青年心目中的一块丰碑。后来，我在广东文艺界的各种文学活动中，曾多次聆听秦老的教诲，他一直是我所尊敬的著名作家，一位人格高尚的长者。秦老虽然在1992年就离开了我们，但在文学世界里，他仍与我们同在。我应约编这本散文集子，正是为了纪念这位远行八载的文坛长者。我认为纪念一位远行的著名作家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人们重温他那些像钻石一样闪烁着光辉的作品。

正如许多论者所说，秦老的散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共写了18部、300余万字的散文，他的散文不仅在全国获奖，还被选为大学、中学教材，为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所收藏。秦老散文最大的亮点，就是体现在文中作家高尚的人格，这种高尚的人格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激发人们去追求真善美，并从中领略、体味人和生命的价值。

秦老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，触照多面。他以自己独创的艺术风格，在作品中抒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，倾诉对大千世界的情感和哲理体悟。无论是写人、记事、咏物、抒怀，都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。我们读他的名篇《花城》和《菱角的喜剧》，就可以感受到日常的生活如何在他的心中笔下被诗化，这里有他面

对生活时的冥思和冥思后的光和热的放出。《花城》写的是一年一度的广州年宵花市，他在文中描述那“十里花街”的情景，在历史中形成的节日情调中，听着卖花和买花者互相探询的春讯，在笑语声喧的花海里，他深深体味到“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”。从中我们领略到作家之心和大众之心是如此相通、相照。在《菱角的喜剧》里，他从人们常见的只有两个角的菱角，到自己发现还有三个角、四个角和无角的，想到事物的复杂性、多样性，感悟到不能把事物简单化、绝对化；对事物的认识，不仅要掌握它的一般性，还要掌握它的特殊性。由细微的发现引伸出深广的道理。秦老的写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能够准确地切入对象，把握、捕捉对象通向诗意、哲理之门，将其化成精神和思辨、襟怀和他生命所渴望、期待的东西。

没有哪一种文体比散文更能见出作家的情操。秦老是一位有高尚人格的作家。他心胸开阔，在精神和情感世界里，有自己敞亮的空间。他的散文，常常是直抒胸臆，有一种直白的坦率，而笔底又有深深的感情在。我们读他的散文，往往能从他对许多新奇事物的描述中，从他对这些事物引伸出来的见解里，感觉到作家那颗赤诚、热烈和容易激动的心。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对人间的爱和人生的憧憬。在《哲人的爱》中，他写青岛医学院沈福影教授生前身后的奉献精神，赞颂他的无私的爱，“哲人”的人生道路上的峥嵘脚印诱发出他种种联想，“渴望能够有个和这个神圣灵魂对话的机会”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鼓舞、净化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是把“哲人的爱”当作自己的生命节日来欢庆、来纪念的。他以此把握着自己，也以此影响、激发广大读者。在《榕树的美髯》中，他借榕树和它富有生命力的“气根”，赞美倔强的生命。他从一株株古老的、盘根错节、桠杈上垂着一簇簇老人胡髯似“气根”的榕树，想象它像“那种智慧、慈祥，稳重而又饱

历沧桑的老人”，是那种“智者不惑、仁者不忧、勇者不惧”的人物，因而文思如涌，使自己、历史、自然浑然一体。当中既有时代的天幕在徐徐升降，也有发自作家肺腑的人性深层的声音。

秦老在《海滩拾贝》一文中曾说：“一个人在海滩上漫步，东拾一个花螺，西拾一个雪贝，却很容易从中领会这种事物之间复杂变化的道理。因此，我说，一个人在海滩上走着走着，多多地看和想，那种情调很像走进一个哲理和诗的世界。”我读秦老的散文，就有如置身于一个哲理和诗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听到了时代脉搏的律动，看到了智慧、思想的光环，也感受到作者内心真实的情感。他用他饱蘸感情的笔，“点评”人生，报导人间的喜讯，也揭示那“历史缝隙里教人伤心的秘密”。是喜是忧，是爱是憎，都不由地让我们的灵魂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精神的洗礼。

秦老散文的功力在于写实，在写实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趣。他的抒情也常常是寓于理趣之中。秦老写作的对象，都是他在人生之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当中有许多是奇特异常、人们很少留心的事物，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对生活的真知灼见，采撷，“解读”，融化，深入发掘它们的内涵，使文章具有哲理和思想的魅力。如《菱角的喜剧》、《花蜜和蜂刺》、《秋林红果》、《“石果”的秘密》、《人和稗草的战争》、《花街十里一城春》等，就是他这类文章有代表性的作品。秦老写作中这种饶有趣味的散文，不是少数几篇，在他结集的每本书中都屡见不鲜。在这方面，由于过去秦老散文的研究者已论说很多，不需要我作更多的提示、介绍，我只是想说，他文中的“趣”，不是一般的趣味，也不仅是艺术技巧，而是与他个人文化气质和艺术个性密切相关的一种审美取向，是奇思和诗意的完美融合，是一种带有秦老自己体温的艺术表现方式。

秦老的许多散文，还保持着传统散文的精彩和神韵。在《土地》、《古战场春晓》、《社稷坛抒情》、《天坛幻想录》、《青史流芳究是谁》、《长街灯语》、《长城远眺》等篇章中，我们就看到他与传统精神文化的依联和承传。他把自己的写作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观照之下，赞美古今人们对国家、民族的感情和创造精神。在古代文化和历史人物留下的脚印中，让历史和现代交接，感受、展现民族文化的辉煌，有一定穿越时空的力量。由于他出身于华侨家庭，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海外度过的，内心深处有“游子”的情结，使他对祖国大地、民族历史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和感受，一种与生俱来的沧桑感，“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”。所以在那山重水复、莽莽苍苍的大地上，他常常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凝聚力，这种感受潜行于他各种各样的作品里。他的《祖国之爱》、《在遥远的海岸上》、《中国人的足迹》等文章，都倾注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，有一腔浓厚的民族情怀和绵邈的感慨；在情怀与感慨中又深藏着坚韧，有如是一曲曲民族的恋歌。

在“告别过去”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，理想和信念在这种时髦的文化时尚中遭受践踏，秦老的散文依然在诉说自己的理想之梦，保持自己的崇高品格。他以生花的笔，不断为国家、民族走向真善美而努力。就是在“十年浩劫”中命运周折的时候，也能爱憎分明，坚持走自己的路。他的一些文章，如《写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》、《鬃狗的风格》，就对人世间的一些失衡和丑恶现象进行揭示和鞭挞，从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以自己坦荡的胸怀、凛然的正气去认识，把握现实。文中虽不无苦涩后的回味，却能给人以守望者的精神和勇气，以抵御各种恶浊的文化时尚。

秦老已经远行，给人们留下无穷的思念！但他的人品文品和毕生创作的大量作品还在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我现在选编的

这本书是从秦老多年来写的八九百篇散文中选辑编成，共89篇，分5辑，约26万字。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秦老自选的《秦牧散文选》，秦老在该书的《序》中曾说：“这是我的一本较全面的散文选集，其中作品前后写作时间相距在40年以上。读者手此一册，就可以知道我的散文创作的风貌梗概了。”他还谈到“选集”编排的体例，认为“编排上不按时间为序，而按照体裁和内容来分类”。这本书的选辑、编排，参照了该书的做法。我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过秦牧夫人、散文家吴紫风大姐的具体指点和支持，我的同学和同事、《秦牧评传》的作者之一黄卓才教授也给我提供许多帮助，使我有可能会顺利完成这一工作，在此一并致谢！秦老是当代散文一大家，希望本书的出版，能为海内外读者和秦牧散文的研究者提供一种阅读的机会。

饶芃子

2000年7月12日于暨南园